

朱燕云老师去世了！虽然知道80多岁的朱老师近年身体不好，但不幸的消息传来，我还是感到突然和震惊！那天已经下班，我特意再去看了报社贴出的讣告，独自在空荡荡的大厅里，朱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。

说起来，我和朱老师是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成为同事的，但认识朱老师却是在这之前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个夏日，“文革”刚结束，20出头的我去母亲单位辞海编辑所（现在的上海辞书出版社）听讲座，在办公楼的过道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朱老师，那时她40多岁，正急匆匆从外面进来，清秀的面庞戴一副浅色眼镜，短发夹在耳后，裁剪合身的白底蓝碎花小衬衣配藏青短裙，挎一个黑色短带小包。今天看来，这一身打扮再普通不过了，但那是一个着装不讲身段、男女蓝灰一色的特殊年代，朱老师独特的气质和装束太美了！母亲告诉我，“文革”时新民晚报停刊了，朱燕云和晚报社长赵超构（林放）、总编辑束纫秋以及著名报人冯英子等来到“辞海”工作，朱燕云任辞海医学编辑。

不想数年后新民晚报复刊我和朱老师成了同事，朱老师还是我的第一

燕子飞向云端

潘家新

任领导。每日里近距离接触，这才感受到，笑咪咪的朱老师其实内心很“硬”，很顶真，很坚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“轧电车”是上海人生活中一桩痛苦的力气活。晚报当时在九江路外滩，早上七点半上班，正是“轧电车”的高峰时段，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，却往往拼足气力还“轧”不上去，上班难免迟到。但记忆中朱老师从不迟到，她也要“轧电车”！

有一天我迟到了10分钟，被朱老师直面批评。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当年的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委屈，因为那时整个晚报的工作氛围就是这样。

1986年1月新民晚报第一次扩版，医科大学毕业的朱老师成为“康健园”专版的第一任编辑。专业对口在同事们看来是“朱医生”（老同事都这样叫她）一大优势，但她反而更加顶真忙碌了。她对我说，就是因为懂得专业，便总是对稿子不满意！为了一篇稿件，她常常反复和作者切磋修改，而且修改后还要请作者审阅，那时没有电脑，办公室也没有传真机，小样来

回审阅都靠邮寄，偏偏每次邮寄朱老师还要手写一封短信，她说这是对作者的尊重，于是每天忙碌不已。医学稿件常有些生僻的字，那时是铅字排印，常常拼版时有的字没有，必须浇铸制作，比较麻烦。我曾说能否改一下句子避免用这类字，朱老师坚持医学是一门科学不能随意更改！

在报社，大家都知道朱老师有一双出色的儿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她的两个孩子相继全日制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，这在当时是令人称羡的。然而，平静的生活在一夜间被打破了。那年，她儿子外出被车撞倒腿受重伤，女儿又患病卧床。两个孩子接连遭遇不幸，作为母亲心中一定难以承受。但朱老师依旧每日上班，没有为照顾孩子们而请假。那些日子，她仍然忙碌碌地工作，平静地和大家谈论孩子们的病况，微笑着和每一位同事相处。是她没有感情吗？不是！私下里，当和我说起看着儿子车祸后被剪掉裤子推入手术室、看着女儿反复呕吐，朱老师不住地摇头叹息。她是不愿打扰别人，不愿因自己的痛苦而妨碍大家的工作。她压抑着自己，这需要坚强的内心！

按照朱老师的遗愿，后事从简，不举行告别仪式；正如她的人：不打扰别人，不妨碍大家。那天，她儿子还到报社替母亲缴上最后一次党费！这就是朱燕云，顶真、执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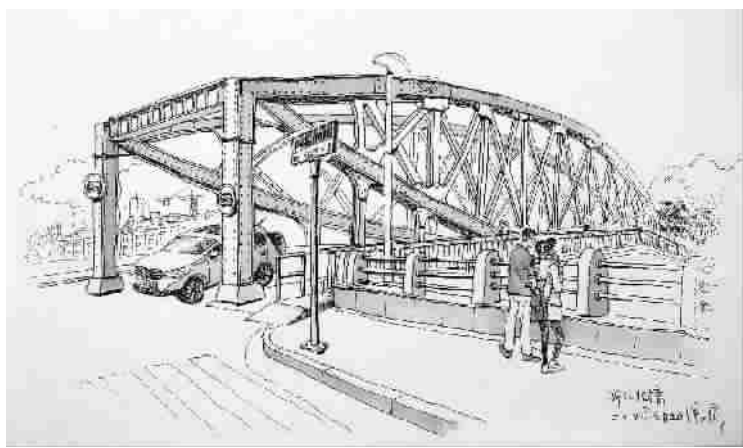
燕子飞向云端，飞入天堂，燕云老师一路走好！

开封府里访包拯

陈志泽

我最感兴趣的是包拯的断案处。

堂前陈列着专斩罪大恶极的皇亲国戚的龙头铡、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和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。三副铡刀造型各异，寓意深长，它们并列竖排，在高悬的“正大光明”横匾的照耀下闪耀着光芒！它们静穆无声，但我觉得它们在宣叙着什么。想象它们执行神圣的使命，体现正义的力量斩杀恶势力的情景，觉得痛快。开封府大堂门前立有一块石，南面刻着“公生明”三个大字，是包拯断案为何能明察秋毫、公正无误的注释，也可以说是包拯人格的简明而深刻的概括。“公生明”凝聚着多少人的期盼，也是正义审判的核心。难怪它镌刻在一块寻常的石头上，石头也仿佛充满了圣灵。在它跟前留影的游客络绎不绝。石头的北面镌刻的“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”16个字也极具思想光芒！这16个字当时被称为“官箴”，南宋太宗将其颁于州县，正式命名为戒石铭。在这块石头跟前留影的游客当



老桥的记忆

张 跻 图/文

有着百年历史的浙江路桥，旧称“垃圾桥”。盛夏，站在桥上跳跳水，那是儿时的记忆。那些“高台跳水者”双

脚稳稳地站在桥护栏上，然后一个展翅造型，纵身一跃，笔直地插入河中不见了影儿！不一会儿，远处河面冒出了几个黄豆般大小的脑袋，还伸出手臂向桥上的人们挥舞呢！现在为了市民安全，苏州河里禁止游泳，便也少了这样一道“风景”。

浙江衢州的江山市，是我国惟一用“江山”命名的县级市。境内的江郎山，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，为毛泽东的诗句“江山如此多娇”提供了真切而生动的诠释。

司机说，此地毗邻福建。于是，我随手给武夷山那边拨通了电话。朋友告诉我：“江郎山确实很美，特别是‘一线天’，传说中是被来自福建的农家三兄弟用扁担劈出来的……值得好好玩味。”

车停山麓。一方平地，一汪清塘。雾霭飘飘，三峰倒影仅见依稀。仰望，岩峰突兀，石径蜿蜒。环顾，群山错落，林木扶疏。好一个传说、传奇交汇之地！

2013年9月28日，江郎山迎来了一位名叫杰布·克里斯的飞侠，身着翼装从800米高的直升机上纵身滑翔，穿越郎峰与亚峰之间的“一线天”。

短短的49秒，点燃了数万观众的激情，爆发出阵阵呐喊。尖叫惊飞栖鸟，声浪遏止流云。

拾级而上，听导游继续叙述说：“你看，这一线天通道其实并不垂直，且有斜度，长390米，高98米，最窄处仅3.5米，穿越难度极大，稍有偏差，就要粉身碎骨。翼装双翼长，伸开两臂掠过时，离峭壁最近处只有60厘米。”

杰布·克里斯兴奋不已，连声感谢江郎山给了他做“超人”的机会。

世界最狭长的一线天，让挑战无动力翼装飞行极限的杰布奏响了旷世绝唱，赢得了“当代最强悍的冒险运动家”的美誉，从此他的名字永远和这座神奇之山粘贴在了一起。

人家从西半球不远万里而来，而身为闽籍中国人的我时至今日才与江郎山谋面，不禁

心生“来迟了”的愧疚。

难得爬山，提腿投足有失自如，然而心胸神怡，吐纳之间分明有着一种宣爽，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负离子在暗中帮助我吧。掉头往下看，游客络绎不绝。离我二十余级石阶处，有

世界遗产入江郎

曾元沧

两位年龄相仿于我者已气喘吁吁。“加油！加油！”我冲着他们呼叫。同为山野道上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世界说大亦大，说小亦小，在一线天里结识，这种缘分更为难得啊。

站在通道半程的中心点抬头望，一线天由谷口看上去的直线状转换为虹形大弧线。虽然没有七彩，只见湛蓝，但这是天之本色，映照出环境的明净，

留连游人无不津津乐道。

一线天坡道尽头有个茶亭。歇脚时，那两人问我：“历史上的江郎跟这江郎山有什么关系？”这一问倒让我想起遥远的典故来。我说：“浑身不‘搭界’。那个秀才生于南朝，真名江淹，‘江郎’是昵称，没记错的话，是河南商丘人。江郎晚年诗文大不如前，时人都说他‘才尽’了。”噢，原来是地名与人名巧合。”

钟灵毓秀，盛世修能。如今，这里的江郎们，充满了开拓进取的才情与活力。

江郎山以郎峰、亚峰和灵峰三峰为轴，铺开6个景区，方圆十余公里。除了一线天，还有三峰列汉、洞岩钟鼓、东山草堂、江郎书院、霞客亭等多处景点。因行程另有安排，未能逐一访赏。

比起徐霞客来，已然领略得够丰富了。徐霞客曾三次欲

登江郎山，由于天公不作美等原因均未如愿。但他留下了对这里景色的传神描绘：“山渐高，东支多危峰峭嶂……其南一峰耸峙，摩天插云，势欲飞动……”唐代诗人祝其岱似乎也不曾尽兴问顶，否则怎么会有“待我养成翎翮健，奋身直上翠微巔”的吟哦。

两年之前，我得幸参与编撰《中国的世界遗产》诗画册，为中国45处“申遗”成功地各赋了一首诗，才知晓中国推出了6个地方的丹霞山“捆绑申遗”。江郎和武夷同属丹霞地貌，是江浙沪地区独一无二的世界自然遗产。我去了武夷山，江郎山没有来过，这回总算补上了缺憾。

江郎山，衢州骄傲的地标，江山得意的符号，已经写在了我记忆的首页上。

明日请看《常山奇石翠镶玉》。

衢州行

鹿搏斗。开始它们推推搡搡，年轻的见有机会了，于是发起进攻，它甩着长脖子，专攻对手的臀部；而老斗士则瞄准对方的腿。老斗士倒下了，可它又顽强地站立起来，狠狠地甩出长颈，击中年轻对手的下腹部，它胜利了。这里有“言情剧”：黑漆漆的夜色中，雌犀牛有了一位追求者，但雌犀牛更中意另一头强壮的雄性犀牛。原先的追求者想要阻拦它们的好事，在鼻子上悬挂一对羚羊角以赢取雌犀牛的芳心，果然，雌犀牛被它吸引，它们远离了同伴。可它在关键的时候表现不佳，“姑娘”唯一能摆脱它的方法就是装睡。这里有“悲情剧”：悲凉荒漠的大远景中，饥饿干渴的大象们开始向远方迁徙，小象虚弱地倒在地上，母象作着艰难的选择：是跟随群象继续运行，还是留下陪伴。象群远离了视线，母亲的天性让母象留了下来，它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。小象停止了呼吸。还有，看看那些“黑帮片”不缺的元素：卷尾燕用诡计赢得狐獴的信任；披甲蟋蟀喷射奇臭的血液攻击红嘴奎利亚雀，而它的臭味引来同类厮杀；蛛蜂企图瘫痪蜘蛛以供自己产卵……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一样，有着形形色色故事，或温情，或励志，或刺激，或紧张，或邪恶。

对《非洲》摄制组来说，拍摄这样的纪录片，非常艰辛：长颈鹿打斗场景，摄影师等待了30多天；晚上在树上过夜拍摄从林象，从林象用头撞击大树把摄像机摇了下来，并弄断了电源线；各种生物都想噬咬你、吸你血，飞虫爬满手臂、全身，只得戴上罩子。但当摄像机用星光摄像机，穿透黑暗，拍摄肉眼看不见的黑犀牛场景，并由此发现黑犀牛性格中的另一面：它们并不是如我们原先所料喜欢独处，在黑夜深处，它们善谈、社交而合群，因这发现，《非洲》摄制组立即变得自豪满满，他们纠正了我们的误解。

非洲新视界

刘伟馨

断想

李 峰

俄罗斯方块

生命就像俄罗斯方块，突然之间就蹦跶出来，几番机缘巧合之后便消逝于无形。轮回就是再来一次。

充电电池

生命就像充电电池，充上一阵，续航一程。也不知道可以充多少次。

换股

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之口说，名字有什么关系呢？玫瑰不叫玫瑰，依然芳香如故。

(What's in a name?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word would smell as sweet.)

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说：何所独无芳草兮，又何怀乎故宇。

苏东坡在一首《蝶恋花》里感叹道：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后来不知道是谁又加上一句：何必单恋一枝花。



夜光杯